

中华野史

奴才小史

（民国）老吏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奴才小史

（民国）老吏 著

○ 鳌拜

鳌拜，为清开国异姓功臣之一。清世祖临歿时，受顾命，与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。于任事之初，先宣誓曰：“不私亲戚，不计仇怨，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。不求无义之富贵，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，受其馈遗。不结党羽，不受贿赂，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。若复各为身谋，有违斯誓，上天殛罚，夺算凶诛。”听其言，真若可信。

然究其宣誓之由，实以异姓之臣，忽受顾命，为清初之创举。而同姓之臣，因事构谗，则己之身家性命殆矣。故藉此以为欺饰他人耳目计。

迨康熙六年，索尼疾卒。鳌拜以圣祖幼冲，遂专权恣肆。恶苏克萨哈与己争论是非，遂与其党班布尔善等，构成二十四罪款，将置之极刑。圣祖不允所请。鳌拜攘臂争之，卒坐苏克萨哈罪。又以户部尚书苏纳海、直隶总督朱昌祚、巡抚王登联、议圈地土事相忤，亦诬陷致死。中外为之侧目。

积此二因，鳌拜之显背誓言，圣祖已知之。迨康熙八年，遂命康亲王杰书等，勘问其罪，得三十款。论死。寻念其效力多年，不加诛，仅以革职籍没，与子那摩佛同处锢禁。

○ 遏必隆

遏必隆，姓钮祜禄氏，额亦都之第十六子也。满清末入关时，遏必隆于松山之役曾筑长围，以困明总兵曹变蛟。变蛟率

兵攻太宗营，诸将未及赴，营中大惊扰，遏必隆与侍卫巴什塔及内大臣锡翰等，坚守后营门，击退变蛟，遂为太宗所嘉赏。

顺治二年，流寇李自成余党郝摇旗、李锦等，窜聚湖广，于是荆襄武治间，道路阻梗不得通。遏必隆随郡王勒克德浑往讨之。师次武昌，与流寇之余党战，卒破之，遂拔铁关。乃由骑都尉晋轻军都尉，旋为议政大臣。十八年世祖殂，与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鳌拜同受遗诏为辅政大臣。

然而遏必隆之为人也，性软弱，遇事多模棱不决。当辅政时，见索尼多病，不能任事，每多藐视之。独鳌拜之专恣自肆，时与苏克萨哈不相能，则助鳌拜以锻炼其罪。苏克萨哈乃含冤而死。尤可恶者，鳌拜创圈易旗地之举，中外大臣，群以为不便，遏必隆无一语阻之。其与鳌拜狼狈为奸，盖可知矣。

康熙八年，既正鳌拜之罪，又责遏必隆之扶同隐忍，宣布其罪状十二款，论死。逾年，特原其为顾命大臣，且勋臣之子，仍以公爵宿卫内廷。十二年冬，乃以疾卒。

○兆惠

兆惠，字和甫，姓吴雅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于乾隆朝，平天山南北路，以勇将称。其卒也，清廷谥之曰文襄，世皆知之。余独著其起家微贱事。

盖兆惠，幼而贫窶者也。生未逾月，父母俱亡，乃育于姑母家。七八岁时，已长大如成人，膂力之强，能敌百夫。偶游市上，见群不逞之徒，攒殴一人。被殴者，竭力呼救不止。四顾旁人，皆袖手。兆惠勃然怒，挥拳奋击，皆披靡作鸟兽散。方欲追击，一道人从后掣其肘，即随之去。至西山深处，一茅

庵中，留教拳棍，且口授以兵法。半年，技成，乃始归，姑母则以为已死也。既而为识者所指引，乃入旗营，就步粮为卫卒。

时有来保者，以宰相兼摄步军统领，见诸卒拨水，不过寻丈间。兆惠独远及数十丈外。怪之，呼与语，甚慧。命鞭之，则其声戛戛然，如击石焉。久之，兆惠乃大呼曰：“性能耐刀锯耳，不堪鞭箠也。”来保见其状貌，已奇之。闻其言，益大异。令明日至府面试。

届期，兆惠至来保处。来保曰：“尔能弓矢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命与弓矢。兆惠乃张弓抽矢，发无不中。复问：“尔能刀石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命与刀石。则挥刀运石，力大无穷。与谈行军纪律，则侃侃而言，动中窍要，一似熟习孙吴之法者。来保益大喜。次日入朝，见高宗，叩头贺曰：“臣为国家得一奇士。卫卒兆惠，其人虽微贱，真大将才也。”即日召见，试之。果皆如来保言。立授一等待卫。后征西域，数建大功。

○穆彰阿

穆彰阿，号鹤舫，道光季年，政界中主动力之人也。满首揆之席，穆彰阿占之。江苏吴县潘世恩，为汉首揆，皆直机务。惟世恩资望虽重，而枚卜已在垂暮之年，故军国大事，悉为穆彰阿一人所主。

是时顺德罗惇衍、泾阳张芾、云南何桂清，三人同年登第，入翰林，年皆未弱冠。张、何以穆彰阿炙手可热，遂如扬雄之依新莽，蔡邕之附董卓。独罗惇衍绝不与通。散馆后，初考试差，三人皆得差。命既下，罗惇衍往谒世恩。世恩问：“见穆中堂否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世恩骇然曰：“子未见穆相，先来

见我，殆矣！”罗惇衍少年气盛，不信其说，亦意不往。次日，忽传旨：“罗惇衍年纪太轻，未可胜衡文之任，著毋庸前往，另派某去。”人皆知穆彰阿所为也。满清科举时代，凡放差而收回成命者。止此。实则张、何之年，皆小于罗，而罗以不嫌于穆彰阿之故，遂托此以为词。穆彰阿之专权恣肆，已可知矣。

虽然，此犹小事耳。其斫丧满清之命脉，而诒海内以未有之辱者，为五口通商约。盖鸦片之为害于天下后世，无中外皆知之。林则徐为天下后世计，故于焚毁鸦片事，甘为此激烈之手段。宣宗亦念其忠，特以穆彰阿作梗，故林不免于罪，而是事遂一主于和。闻道光二十二年间，大学士王鼎方自东河查勘回，闻和议痛哭，争不能得，以忧死。其病剧时，召门下士至卧榻前，伏枕流涕，授遗折数千言，力排和议之非，而斥穆彰阿之奸。卒为穆彰阿所泥，不得上。王鼎歿，祁寯藻亦尚力争，然寯藻在军机为后进，且汉大臣，不能决事，故穆彰阿愈得志。

已而白门和局既定，宣宗退朝后，负手行偏殿上，一日夜未尝暂息，内侍但闻太息声。漏下五鼓，宣宗顿足长叹。旋入殿，以朱笔草草书一纸，封缄甚固。时宫门未启，命内侍持往枢廷，戒之曰：“但与穆彰阿，毋为祁寯藻所知。”盖即谕议和诸臣于和约画押之廷寄也。观此则穆彰阿于是时，必有危言耸论，挟制宣宗，使其不得不从者。自是宣宗忽忽不乐，以至谢天下。

迨文宗嗣位数月，颁示腾黄，为林则徐雪冤，而著穆彰阿之罪曰：“大学士穆彰阿保位贪荣，妨贤病国，小忠小信，阴柔以售其奸。伪学伪才，揣摩以逢主意。从前洋务，穆彰阿倾排异己，殊堪痛恨。若一旦置之重法，实有不忍。着从宽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于是主战主和之功罪是非，千秋论定。而枋政之臣，欲以掩天下后世之耳目，不可得矣。

○ 耆英

耆英，于道光壬寅癸卯甲辰间，倚畀最重之人也。初为广州将军，继任两江总督，复为两广总督，又晋擢大学士。主眷之隆，一时罕匹。然而白门订约，一任朴鼎查之挟持，无纤悉磋磨之可望。及办广州善后事宜，又畏英人如虎。设无粤民义愤，以左右其间，又将任英人入城，致省垣几为其所踞。至咸丰初，追责其自外生成，畏葸无能，抑民奉敌，罔顾国家之状，贬为员外郎。

迨咸丰八年，大沽事起，惠亲王绵愉、宗室尚书端华、大学士彭蕴章等，联衔奏保其熟悉外情，请弃瑕录用，以观后效。文宗召之入见，耆英遂造膝请陈：自称当时此势，惟有独任其难。文宗诤诤者再，密谕其自展谟谋，不必附合桂良，致涉拘泥。盖于此欲以和为战也。因赏给侍郎衔，令其驰赴天津。比至，往拜英使，拒而不见。桂良闻之，惧和议因此中阻，乃有奏请召回耆英事。

耆英之不礼于英使也，当时但言其与英人有隙。然究其不礼之由，盖因任两广总督时，曾奏告宣宗，谓外人只可计诱，是以用温言抚慰之。且其中，又有藐视英人语。及耆英抵津门，英法之译人，以此等奏章予耆英视之。耆英自觉无颜，乃退而思避。甫至通州，朝命适下，着其仍留天津，自行酌办。耆英不再折回，径由通州入都矣。

既入都，旋以书告僧格林沁，谓某日可抵军营。时惠亲王绵愉，方自僧营归，途次，接僧格林沁遣弁送耆英书至，阅之，大惊。谓大沽之事，并未办有端绪，辄敢藉词卸肩。且未奏特

旨，先擅自回京，大违臣节。遂以状闻。文宗鉴其前后居心，如出一辙，因数其积稔而置之法。天下后世，亦莫不詈其罪之魁，而恨其死之晚也。

○琦善

琦善性畏葸，善谄媚。道光十八年时，以大学士任直隶总督，名为畿疆坐镇，实则碌碌无能者也。越二年，英人义律猝至大沽口，以书献琦善，谓焚毁鸦片之衅，起自林则徐、邓廷桢二人，向索偿不与，反遭其诟逐，故入浙江。递书与总兵，不受。再递书与浙抚，又不受，故越浙而至此。琦善信其说，据以奏闻。与英人议和之说，遂肇端于此矣。

时天津道陆建瀛，谓英兵尚踞定海，而来此托词请抚，是据邑以要我也，宜与战，俟夺其舰，俘其人，俾之还我定海，然后徐议和，方为善策。琦善执不可。旋宴其舰中军士十余人，且以温语慰藉之，谓已乞恩朝廷，将特遣重臣，驰赴广东，平反焚毁鸦片事。由是义律大喜。

未几，朝命下，即以琦善为钦差，令赴广东查办。寻又命为两广总督。时苏抚裕谦，方任两江总督，闻之，抚髀流涕，叹琦善之庸才误国。而琦善不知也。既抵粤，先撤虎门防，以媚英人。义律遂乘机先索赔款，继又要求割香港全岛，且趣令速覆。琦善以事关割地，不遽答。义律乃遣人挑战，琦善欲止之。义律曰：“战而后商，未为晚也。”而广州之战衅又开。

当英舰之攻虎门也，先陷口外之大角、沙角两炮台。靖远炮舰水师提督关天培，告急于琦善，且请增兵，以固省城门户。琦善仍执和议，故未之许。天培固请，仅予后二百，令暗渡以

助之。不数月，天培卒以战死闻。

是时，琦善虽以义律言入告，然宣宗已简亲臣宿将，使克期赴粤，一意主战矣。义律知大军将至，所请者已不行，故易词以尝试琦善。谓缴还两炮台，并以定海易香港。琦善与之订期相见，竟许之，一面咨请伊里布，收定海，释俘囚。一面复以义律之咨文等，附折上闻。宣宗见之，大怒，斥其甘受欺侮，迷而不返，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。遂褫其职，没其产，戍之于军台。时道光二十一年春也。迨二十二年冬，赏给四等侍卫。为叶尔羌帮办大臣。逾年三月，又赏三品顶带，为热河都统。旋被御史陈庆镛弹劾，其略曰：“逆人之敢于猖獗，兵丁之敢于逃窜，驯至今日海鸟群飞，鲸鱼跋浪，为所欲为，莫敢谁何者，实由琦善于外夷入寇之始，首先示弱，以惰我军心，助彼敌焰。今海内糜烂，至于此极，即罢斥琦善，终身不齿，犹恐不足餍民心，而作士气，何况鞶带再加，脱累囚薰沐之乎？”宣宗亦知刑赏不平，仍黜琦善职，令闭门思过，以彰赏罚之公。厥后起用为四川总督，复以办理叛番乖方，下狱籍没。越数年，又起用以三品衔，署河南巡抚。旋革职，赐都统衔，饬督兵攻洪、杨之军于扬州，不克，卒于军。

○肃顺

肃顺，为咸丰朝三奸之一。父曰乌尔棍布。于道光间一朝归，至府前不远，见一小家女极妖艳，悦之。归与包衣赵某谋，欲致之。赵探得其详，归报曰：“其家回回也，父开草料铺，女已字人，将嫁矣，无可为计。”乌尔棍布大怒，欲责之。继而与赵谋，伪为革职逐出状。赵于是僦居女之比邻，与女父

相结纳。探知其贫，负债甚巨，遂假以资，不取息。女父感之。赵阴使恶少调其女，又阴使人唆其婿，谓女不贞，并举其人以实之。婿家将退婚，女父执不可。会提督衙门，捕得盗案，赵大喜，以为此计成矣。时乌尔棍布正管九门提督也。赵乃袖重金贿盗，攀女父为窝主。盗如命。于是捕女父刑讯。女父不服，则预藏赃物于女父砖炕下，令盗言其处，遣兵役搜之，果得。于是女父与盗皆斩。女父既死，举家无以为主，赵时时供给薪米。久之，乃谓女母曰：“尔家自遭此变，家破矣，婿又将退婚。女大须嫁，将何归？”女母曰：“惟尔命。”赵于是劝其纳女于乌尔棍布。逾年，生一子，即肃顺也。

肃顺秉政时，待各署司官，恣睢暴戾，如奴隶若。然惟待旗员如是，待汉员颇极谦恭。尝谓人曰：“咱们旗人浑蛋多，懂得什么！汉人是得罪不得的，他那枝笔利害得很！”故其受贿，亦只受旗人，不受汉人也。汉人中有才学者，必罗而致之，或为羽翼，或为心腹。如匡源、陈孚恩、高心夔，皆素所心折者。曾国藩、胡林翼之得握兵柄，亦皆肃顺主之。惟最不利于人口者，则咸丰戊午顺天科场案发，柏葭以宰辅主试，竟遭刑戮，实肃顺一人有以致之也。刑部定案后，行刑之日，各犯官皆赴菜市口，候驾帖一到，即行刑。是日，柏葭照例冠摘缨冠，衣元色外褂，同赴市口，先向阙谢恩，静候驾帖。时谓其子曰：“皇上必有恩典，我一下来，即赴夕照寺。候部文起解，尔回家，速将长途应用之物，赶紧送来。”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，或有格外恩典。柏意谓非新疆，即军台，故云至夕照寺。候起解也。乃言甫毕，见刑部尚书赵光，一路痛哭而至。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。柏一见云：“完了！完了！皇上断不肯如此。此心肃六从中作祟。我死不足惜，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。”云云。刽子即屈左右半跪，送中堂升天矣。闻是日赵光候驾

帖时，文宗持朱笔颇迟疑，并云：“罪无可逭，情有可原。”肃顺在旁对曰：“虽属情有可原，究竟罪无可逭。”上意犹未决，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。赵光一见，即痛哭出宣武门矣。柏死后，有人挽以联云：“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雨露雷霆皆主德；臣门如市，臣心如水，皇天后土鉴孤忠。”盖此等挽联，最难著笔，此联颇能得体的。越六年，肃顺亦斩于市中，监刑者仍赵光也。定制：宗室行刑，即在宗人府自尽，不赴市曹斩决。肃顺乃照叛逆例，绑赴市曹，与大盗等，更难堪矣。而柏蓀临终之言果验。肃顺既斩，柏蓀冤亦昭雪。

○多隆阿

多隆阿，字礼堂，隶黑龙江部伍。咸丰初，征兵边徼，应募入关。以参领，属僧格林沁部下。既奉檄南援，遂隶江宁将军都兴阿。武昌、九江、安庆之战，喋血数年，与鲍超俱以善杀汉人闻，故当时称多鲍焉。同治元年，陕西回教徒起事，廷命胜保督军西征。胜保在皖北时，颇称强悍。及至关中，则锐气顿挫，株守省垣，日纵淫乐，不复言战事。言官交章弹劾，乃逮保至京，而以多隆阿代之。

多隆阿既至陕西，闻回教徒在渭北者居多，遂径趋渭北。连战三日夜，夺获器械马匹甚夥。渭北之羌柏、苏家沟、渭城亦为多隆阿所取。回教徒乃西走甘肃。多隆阿方欲率军登陇，而由滇至蜀，由蜀至陕之蓝大顺党骤然出山，据周至及鄠县。多隆阿乃移师而南。周至甫下，而左目已为弹所伤，旬余，卒于军。时同治三年四月也。清廷谥以忠勇。而是时驻防西安之旗人，皆衔恨入骨者，亦有故。

方回教徒之围西安也，官军分城而守。惟东北隅，适在满城内，故由旗营主之。佐领某，潜输款于回教徒，约为内应，期以六月望夜，回教徒舁云梯，由东北角楼下登城。而佐领某，自城上援之。至期，风雨交作，回教徒所持草炬皆湿，不能燃，迷失路，反向北行，奔驰达晓，则已在渭滨，去西安城四十里矣。佐领某，所得回教徒之贿金千两，欲奄有之。其党大愤，遂上变。将军乃斩佐领某，以殉。迨多隆阿抵陕，闻其事，大震怒，并诛与佐领某之同党者数十人，且尽革旗营月饷。当是时，旗营中之无衣食者，相率拆屋售材以餬口，鬻子女卖妇者，相属于路。金曰：“多隆阿以怒一人，而迁及于众人。众人何辜，乃随一人以俱毙乎？”迨多隆阿中弹，创甚，卒死，旗人相向而笑曰：“是真天道之好还矣！”继任者虽奏复之，然旗营中痛恨多隆阿，犹历久不止云。

○崇厚

崇厚，性庸软。于同治初为三口通商大臣，寻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时，时本无所表现，会光绪五年，将与俄订交收伊犁条约，忽命崇厚往。

崇厚之赴俄也，仅抵拉哇基。俄人馆之小楼上，所供者，多恶草具。崇厚不能堪。及开议，俄人谓：“今日之举，毋庸多议。我国已定新约十八条，度为尔国所必允者。”崇厚索草约观之，不肯遽允。俄人谓：“汝为议和大臣，殊不识议和宗旨，何无用至此！”既以足蹴之，复举而掷于楼下，崇厚几毙。馆人扶之起，旋以调养获痊。厥后俄人更百端逼勒，崇厚惧死，乃以所定新约十八条，咨送回国，寻亦归。由是朝野为之哗然。

时修撰王仁堪、庶吉士盛昱先交章奏参。洗马张之洞劾之尤力，谓：“无理之约，使臣许之，朝廷未尝许之。崇厚误国媚敌，擅许擅归，国人皆曰可杀者也。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，治使臣之罪，则可杜俄入之口。”奏入，乃将崇厚革职，下之狱。俄公使为之请，始赦之。交收伊犁之约；改命一等毅勇侯、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全权专使，往俄京圣彼得堡再开议。越二年，卒就绪。

○裕禄

裕禄之自戕于天津也，满人有惜之者。然其崇拜拳匪，荒诞殊甚。充其所为，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

方拳乱之初发也，裕禄正为北洋大臣。时仓场侍郎刘恩溥，奉命赴天津招集拳匪，顺道入谒裕禄。裕禄极言拳民敢战，外夷甚惧状。实则拳匪驱童稚为前敌，以犯外兵。外兵排枪一发，恒毙数百，半多未成年者，而彼昏不知也。尤可笑者，是时有号“黄连圣母”之女妖，本流娼，久在津。拳祸甫作，乱民争奉之。初居于船，泊北门外大关口。船之四围，裹以大红洋绉。又有所谓三仙姑、九仙姑者，咸居舟中以侍之。旋为裕禄所闻，乃迎圣母入署，决休咎。圣母至，裕禄脆迎之。既坐督署大堂，裕禄入见，行三跪九叩礼，奉之若神明。礼毕，裕禄上言：“乞垂悯生灵，拯此一方。”圣母谓：“已令神将用天火烧夷兵，不久灭尽。汝无忧！”有顷，圣母出署，裕禄复脆送之。

厥后联军陷大沽，据北仓。裕禄闻警，握短枪至厅事，对胸自击。枪发，踣地乱滚，气未绝，其仆负之走。途次，死焉。顾仓猝不得棺，以板合为柩，以面糊于板。又不得衣衾，仅就

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。殓时，而蛆虫生矣。

○荣禄

荣禄，清西后那拉氏之内侄，摄政王载沣之外舅也。光绪戊戌四月，奉命为北洋大臣。是时常熟翁同龢适开缺回籍，荣禄赉以千金，且执手呜咽而泣，问其何故开罪于皇上。识者已知其乃口蜜腹刀，类于唐之李林甫也。

当荣禄于未任直督以前，尝欲联合六部九卿上表，请西太后复行垂帘。先谋之于徐郁，徐郁曰：“奈清议何！”事遂沮。然已与西太后密定幽囚德宗、杀戮新党之策。故有满人之问于荣禄者曰：“皇上听信新党之言，变乱祖宗定制，可奈何！”荣禄曰：“姑俟其乱闹几日，使天下共愤，恶贯满盈，不亦可乎？”至八月初旬，夜分入京，密请独对。翌晨，而谋围颐和园之说起，德宗竟幽于瀛台。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林旭、杨锐、康广仁等，骈首就戮于菜市矣。

越二年，庚子夏，拳祸之兴，实由荣禄所煽成者也。盖荣禄早由北洋大臣改入军机，一切政权，胥握于手。凡载漪、刚毅、徐桐、赵舒翹等之所为，荣禄非独赞成之，抑且提倡之。及李鸿章至京议和，外人索惩罪魁，甚严厉，而独不及荣禄者，因德使克林德，日书记杉山彬被戕之后，荣禄佯遣人告使馆，使慎防，更遣人资其粮食，以为日后事或不成之地步计耳。

至癸卯春，不知何故忤西后意，抑郁死。其死也，内廷循旧例为之撤乐。西太后见之，怫然不悦曰：“何故如是？岂荣禄死，我遂啜泣不饭耶？”立命奏乐。噫！炙手可热之权臣，垂死乃受此冷落，岂十余年深结之慈眷，末路尚不能自保，而

竟中于谗言耶？抑西太后知荣禄之以己为傀儡，狐假虎威，肆极凶暴，贻误家国，致于危辱，至是乃大彻大悟，深痛恨于荣禄之卖己耶？荣禄之罪，固浮于桀纣，然而子卯不乐，傥使杜蕢杨斛单，未知酌饮何人？

○增祺

增祺，密云驻防人，幼孤，家贫，落魄为博徒。稍长，以有膂力，习弓马，兼攻举子业。得幸进，旋为副都统，后又任奉天将军职。当光绪二十四年间，因旅、大划界事，遂以定增祺卖国之铁证。

当中俄之订约也，仅许俄租旅、大沿海一带。自增祺受俄多金，遂遣私人福树滋，会同金州厅与俄划界。俄人欲将普兰店以南之金州半岛，悉划入租界内。是时金州厅尚能据约力争，福树滋以得贿故，不置一言。金州厅乃电禀增祺，请示办法，以图据理以争，保我疆土。不意增祺为贿赂所迷，遂电飭划界诸人，谬云普兰店即大连也，准许由普兰店起划归俄人租界，由是金州半岛之版图不为我有矣。越二年，拳匪肇乱，联军陷京师，清帝西狩。增祺于奉天省垣，尚未得确耗，盖为联军所阻也。及闰八月初旬，俄军由旅顺北发，是时寿昌之距俄军尚三百里，闻之，急趋省垣告增祺。增祺与五部侍郎及府尹府丞等，密筹弃城而逃之计。不数日，俄军逼近辽阳，增祺预遣其母山城，而后与寿长及溥颢、钟灵等，窃取内库金宝，先后弃城走。

方增祺之将逃也，商民见其将附郭之车悉拘引，早知其意旨所在，即聚众攀留之。增祺诡曰：“我决不去，惟府尹欲逃，

汝辈可往留之。”众为所给，增祺遂乘隙携从者从人，策马出小北门去矣。是晚渡辽河。翌晨抵新立屯。时有瑞祿者，本亡赖，素为增祺所亲信，沿途肆掠妇女至九人之多，财物尤不可胜计。

然是时，俄军距奉天省垣尚远，增祺惟恐其不至，尤恐其至而不入，则所窃库款无以弥缝。乃遣其党罗广惠回省垣。广惠本煤窑土棍，遂纵兵焚掠。故是月初六日，宫外之火，即广惠为之也。实则俄军于初九日始抵城下，见无守者乃入城焉。增祺闻俄军已入城，乃急奔入内蒙古境。蒙人以其未奉朝旨，不予招待。迭费唇舌，始许暂栖。某夜增祺妻忽被蒙人掠去。其部兵海龙者，本马贼余孽，越三日始为之夺归。增祺于是不敢留，拟回密云驻防。抵热河界，其队兵涎民屯富庶，又将肆掠。热河都统色楞额以兵阻之。增祺方进退维谷，适遇道员周冕自黑省循蒙境而来，告以大局无妨，须早自为计。增祺始求其赴旅顺，说俄人，求容纳。周去，增祺则回入奉境之义州以俟之。时留于省垣之姚鋈等，为之关白俄官，许其回省。增祺遂不俟周覆，而于十月初七日复入省垣。

增祺之入省垣也，俄军械之于民房，窘辱万状。次年，正月初旬，始令居原署，代办事。此后日听命于俄人。尝赴旅顺谒俄军官阿其克塞夫。或阿其克塞夫过沈阳，增祺必出郭迎之，出则溥颺必从。有李席珍者，尝为增祺效奔走。盖每接清廷之旨，应遵奉与否，必由李赴阿其克塞夫处探问意旨故也。未几，增祺妻死，有谗者为拟挽联云：“军乱新立屯，蒙境久经传众口；夫降阳世界，夜台肯否作孤魂？”一时相与传播。盖上联即指被蒙人掠去事，下联则因庚子俄军逼奉天时，增祺欲逃，而其妻有“皇上命汝守兹土，死可矣，走何为耶？”之语者。迨光绪壬寅春，有开复原职，宽免一切处分，留办善后事宜之

旨。识者知其皆由俄人为之要求耳。

不二年，日俄战争起，炮声隆隆然，逼近省垣。增祺急令家人掘地丈余深，为避炮计。闻者粲然。及日军击走俄军，乘势入城，增祺惧祸及，亟将素与俄官往来文牒，付之焚如。及接见日员，则捧出中国稿件，以明其不与俄人私通。盖又变媚俄之面目以媚日本也。日人知其故，投稿于地而唾之。无何其母死，增祺托名终制，得脱身归，尚恐人之攻击其往事也。亟谒邸中之有势力者，竟获优待如平昔。于是清廷之赏罚，自兹坠地尽矣。呜呼！可不慨哉！

附录甲辰二月戏祭奉天将军增祺殉难文：

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，日本兵克奉天，俄总督苦鲁巴金遁，清将军增祺殉焉。无心子泪洒为文而哭之曰：“呜呼！公死矣，公死矣。公不死，吾民死。公果死，吾民不死。幸哉公死！或人多口，以为公死，又以为公未死。以为死者，谓俄实生公，应死俄；以为未死者，谓清实生公，不死清，必不死俄。果尔。则公未死者身，已死者心。心死哀独大，余哀公不觉涕泪横流也。公心亦人心耳，死之状何苦？状无人状。然而心死者中国有万状，状皆如公，公亦无奇，余知公为独详也。请状之，以告吾国民心未死者，亦令国民之心死公，勿厚望。公密云一旗厮耳。密云山水接龙脉，风水钟于公。公赤贫，幼丧，迫于饥饿。善聚积，小富乃得副都统，大富乃得将军。奉天将军兼巡抚事，聚积之术益扩张。一差之优，索数千金。一缺之优，索数千金。生前不嫌少，死后不恨多。公真善为身谋也！然公冬不重裘，夏不叠扇，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。疑之者，谓公厚自谋者，胡自薄之？而不知公实不惜一身，而惜此一金也。则公之心死于金钱者一。公起家博徒，少习弓马，兼攻八股业，故未闻上教育。公夫人，则讲求忠孝者也。庚子，俄逼奉天，

公拥资欲遁，公夫人面叱之，曰：皇上命汝守兹土也，死可矣，走胡为耶？孰知公利禄心生，名心乃死也。居老母为奇货，浪荡西走，以奉天拱手而授之俄。西陵宫阙，迁其宝器。夫人大骂，拚不与生。公犹拥其爱姬以自慰。于以知公之识，足以有须眉，不足以有巾幗也。则公之心死于忠孝者二。公遁不远，俄遮之还，逼成草约，三省归俄掌中。俄德公，公亦倚俄，免失守罪。而日俄战祸，实酿乎此。奉天遂糜烂而不可问。夫奉天者，清之奉天，俄之奉天，实公之奉天也。清有此奉天，授之公。公有此奉天，授之俄。俄又以此奉天，还之公。清又听俄，而不敢夺公。公代俄善守此奉天，富贵公自享之，好官公自为之也。然清不有奉天，授之俄，公有功焉。公可以于俄取之。俄不有奉天，夺于日，公无功焉。公不能于日取之。呜呼！如公之才，足以为二臣，而不足以事两姑也。则公之心死于奴隶者三。公既擅此三长，适与今政府相和合，而引为同调也。故得以尸位久。公最亲信如黄冯、施忠诸辈，亦传公衣钵，能为青出，均之皆心死而已矣。综公平生，非无小善。然事母孝，而不以礼；与人爱，而不以德；喜读书，而袭其皮毛；爱人材，而收其蝇狗；柔缓而不足以决大疑；阴险而不足以共大计。朝廷倚公，苍赤望公。公心死不可用，用必亡吾国。敢为公诵勿渡河诗，而一哭也。公之秽德，彰彰尚夥，而以奉天为最多。公位置僚佐，颠倒错乱，无才能资望之可言。朝一人，犂金多，则置此人。暮一人，犂金多，则易此人。吏治用以大坏，知公乃操刀之刽子也；公因左袒俄人，与府尹廷杰齟齬，至怀手枪以寻仇，哭号怒骂，失大臣体，知公乃衣冠之沐猴也；日俄战剧，逼近奉天，公闻炮声隆隆然，令家人掘地丈余深，为避炮计。街市喧传以为笑柄，知公之胆小于鼠兔也；南满地带，辟为战场，难民以数万计，公无良法以振之，而日以钱米行小惠。

乘輿济人，向隅者多，知公乃妇人之仁也。日拘华官数十人，加以通俄罪名，公不为昭雪。更以私憾，劾无过僚属，或假败坏军事而杀之。公直全无心肝，殆非复黄种人之孙子也。呜呼！公死矣，輿人有口，太史有书，余何敢以私议，拟公千秋。然凡余所言，皆公实录。公倘九原有知，亦必掀髯而笑曰：“小子知言也。”哀哉，尚飨！

○鹿传霖

鹿传霖，汉军人。继赵舒翹任江苏巡抚。值拳匪变起，闻乡里大扰，族之长幼均被屠。于是在抚署内大哭，誓与拳匪不两立。遂借勤王美名，力请开缺，克日帅羸卒北行。至河上，闻乡里无恙，遂逍遥不进。闻者皆非笑之。

既而联军入京师，两宫急走，止于山西不复行，后又忽传启銓之命者。盖由传霖以重关百二，天险可凭，力请入陕之说进也。时刚毅垂死，传霖代为顽固党之首领。未几，以夤缘内监，入军机。力持压制主义，以锄遏新机，为独一无二之宗旨。又善媚荣禄而骄同僚。荣禄为所迷惑，几于无语不从。故荣禄欲掩天下人耳目，间或取一二无聊之新政，以试行之，而传霖辄为之梗。遂并此无聊着，亦不办矣。

其举动之特别，有传为话柄者，则以子若孙之相继夭折，心中郁闷，而欲辞出军机也。夫军机只有逐出，从未有辞退者，殆传霖知荣禄之必留己，而故作此态耶？然已腾笑于輶轂下已。

迨宣统己酉庚戌间，荣禄早死。南皮张文襄、寿州孙文正，相继谢世，传霖乃循资为首相。其时处交多失败，内政多不举，驯至人心瓦解。不一载，而四海分崩，未始非传霖酿成之也。

○端方

端方，字午桥，号陶斋，涇阳人。以京官出为霸昌道。光绪戊戌六月开缺，为京师农工商局督理。庚子岁，拳乱作，清帝逃至西安。时岑春煊署陕西巡抚，端方为藩司，与春煊屡有争端。辛丑回銮后，以春煊抚山西，端方继其任为陕抚，旋令署鄂督。

端方之在鄂也，日以纳贿为事。尝语人曰：“差可卖，缺不可卖，则朝廷不能察其实而加罪于我。”其设谋之狡如此。凡与外人酬酢，时时演出一种献媚之态，见者皆指为剧中之曹孟德。盖其面色本白，而状态又似之也。故端方在鄂久，而名誉不佳。

及量移至江苏为巡抚，欲市官声。凡属吏人谒时，应馈门包，概令和盘托出，改作公用。骤聆之，似廉洁，岂知其别有一术焉。凡不纳苞苴者，对之有怒容，或于归公之门包外，更袖门包一分以进者，见之则有喜色，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。门包之累累者，何自来乎？皆括江苏人之脂膏也。

已而由苏抚署江督，不久，即去。既又复持节至。一般学界中人辄喜曰：“陶斋尚书重镇南洋矣。”此无他，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，又矜言新学。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，以为补助资，则趋之者，已如蚁慕膻，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。而江苏人已争诵之。实则所拨者，皆取于汉族之财，而托名为国家也。端方一己之卜坚囊，纤毫未破。未几，由南洋改任北洋，畿疆坐镇，暇预从容，日摩挲金石，以度数载光阴，而于国计民生之大，皆视之漠然。值孝钦梓宫奉移，以永安山陵，

道涂观者达数万。外国驻京公使，咸与于执缚役。端方于此，忽演一奇特事，盖令人携摄影器，于沿途及陵寝内拍照，且安然乘舆，横冲神路，辟易而过也。为李国杰所劾，乃坐以恣意任性，不知大体之罪，遂革职。

宣统三年春，盛宣怀创铁路国有说，阴令御史石长信奏之。清廷用其言，遂欲实行国有政策。湘鄂人拒之坚。政府乃议择一与湘鄂略有感情者，使之前往，或能融洽。于是那桐、徐世昌两协理，与邮传大臣，皆在摄政王前力保端方。端方复起用，得为粤汉、川汉两路之督办者，实由于此。

顾端方闻命为督办时，以为实行干路国有政策，窒碍甚多。盖商办之路，一旦遽改官办，不惟成效难收，抑且易滋民怨，故不欲往。奏请另简大员以任其事。而廷旨不允。端方乃宴鄂京官于都中。至者为汤化龙、吴禄贞、陈曾寿等十余人。端方请其为将伯之助，皆不允。不得已乃抵鄂，与川绅乔树楠、湘绅余肇康等秘密筹议，以期破团坏体。会湖北政界中之高凌霨、赵彦滨、冯启钧辈，亦逢迎端方，谓湘鄂均公旧治，感情夙厚，旌节所至，无不和洽者。端方以谰言日至，渐形恣肆。自谓布置周密，功可必成，已照会鄂路总理，召集股东，速筹退股办法矣。

时川督赵尔丰，以压制太甚，激生民变。政府闻之，急令端方带兵入川。故端方又启行。既入川境，赵尔丰事事与之反对，故川事不能明了。迨抵资州，即获田征蔡、周善培等来书，谓如到成都，即以兵戎相待。又闻赵尔丰早预备督练公所为幽禁端方之地。故留住资州半月，不敢前往。仅遣随员先赴成都，以探虚实。未几，随员以电达端方，谓北京失守，两宫出狩山西。有旨令端方率鄂兵由陕赴晋勤王。端方闻之大哭，而不意其为伪也。当令兵队预备北上，兵队之反抗者，遂突入行辕挟

端方出，而杀之。寻以其头颅送至武昌，仍由武昌给还其子。

○赵尔丰

赵尔丰者，尔巽之弟，汉军人也。宣统元年时，尚为驻藏办事大臣。三年春，干路国有之政策定，川人起争之。是时代理川督者为王人文，而尔丰犹未至也。嗣以人文屡袒川人，与政府相持。邮传大臣盛宣怀恶之，请旨严饬。寻以赵尔丰荷任川督。

尔丰之莅川也，继人文奏劾盛宣怀之后，民气异常发展，知其不可压制，故代川绅具奏。已而盛宣怀假朝旨申斥，鄂督瑞澂、督办端方，复连电劾之。尔丰进退失据，又变而迎合宣怀。遂于七月十五日，以稟请诸绅会议要事为名，而将蒲殿俊等十人捕入督署。时诸人正于铁路公司开会，既被诈捕入署，即与抗争。尔丰大怒，欲杀未能，乃令亲军拘禁之。时诸绅为众望所归，既被拘，群情大愤，声若鼎沸，不约而同，咸往督署请释。尔丰令亲军开枪逐之，先后毙者四十余人。众益愤，围守督署，以死求释诸绅。尔丰不允，并以军队遍紮各街，勒令各街开市，各街仍寂然。尔丰怒曰：“我不是赵尔丰，却是张献忠，若不开市，与我剿两条街，则自然皆开市。”此赵屠之谥所由来也。

及尔丰既激变，反妄报民乱，且执自治商榷书，诬咨议局议长为首要。迨清旨派岑春煊赴川，又不自安。盖恐春煊一至，事难掩饰。遂铺张战功，谓川乱敕平，冀荧惑政府，以止春煊之行。然政府已疑其所奏不实，由摄政王谕军咨府，派员至川，澈查真相。旋由给事中陈田等十二人交章劾之，而尔丰之技乃

穷。

虽然，此犹武昌起义前事耳。若八月以后，东南各省，既相继独立，成都亦踵而行之。在川人之初心，本欲使尔丰入藏，于中途毙之。不意尔丰闻成都之宣告独立，犹复拥兵自固，阴为鬼蜮。乃由尹昌衡等多方筹划，一面遣散其死党，一面勉军人以大义。至十一月初三日，尔丰姑被杀于成都。其首级则传示大众，并宣布罪状。闻者快之。

○瑞澂

瑞澂，字萃儒，澂成鄂变之首祸也。当光绪丙午、丁未间，尚为九江关道。逾年，擢江苏布政使，奉旨办清乡事宜，靖臣複苻于江浙间。稍有政声，旋升巡抚。宣统元年十月，署湖广总督掾，是为瑞澂驻鄂之始。

宣统三年春，广州事作。瑞澂闻长江上游亦遍布革命党，遂于武昌大戒严。已而寂然，识者嗤为庸人自扰。是年夏，干路国有之政策行，川、粤、湘、鄂四省人皆反抗。政府起用端方，令南下，谋解散团体。端方乃于五月抵鄂，与瑞澂商。

时湖北商务总会闻端方纳川人李稷勋言，将改鄂境路线，具书并图说，请瑞澂代奏。瑞澂本与端方不相能，然以其向用方殷，无隙可乘。及得商会书，大喜，思借此以挠端方。遂具疏以闻，非真有爱于鄂人也。迨清旨交邮传部议奏，盛宣怀故左袒端方。端方亦于此时电述抵鄂种种情状，而瑞澂倾轧之谋卒不遂。

未几，川事告急，端方与瑞澂商，将率鄂军西上。瑞澂允之。由是鄂省之军备一虚。瑞澂恐川省有事，鄂省必受影响，

爰采统制张彪之议，于郢阳则派李汝魁，施南则派张楚材，率军防堵边境。水军则派湖鹗、湖隼两兵轮，于宜昌上驶。陆军则令三十一标统带曾广大，督率所部西行。由是武昌之军备又虚。八月十九之事，亦遂乘机而起。

虽然，起事之前，瑞澂未尝无警觉也。外务部、民政部之密电早达武昌。江汉关得英美两领事之照会，亦转呈瑞澂。故瑞澂饬军警两界，已加意严防。革命党在武汉之秘密机关亦屡为瑞澂所侦获，而卒不能保其无事者，盖由瑞澂令铁忠给药弹于旗兵，而新军独不与焉。先是，瑞澂搜获党籍，见新军多列名，新军已人人自危。及不给药弹，知不免于一死。死等耳，与其死于旗人手，毋宁举义而死。于是振臂一呼，万众齐发，武昌乃以失陷闻。

然而瑞澂固坐镇湖广全部大臣也。援例，疆臣失守省城，必殉之，否则必诛。瑞澂知其然，乃诿咎于已死之张之洞。电称湖北兵之不叛者，只有马步兵各一营，辎重队一营。此皆故督臣张之洞糜数十年之心力，无量数之国帑，而养成乱党等语。政府为所蔽，仅褫其职，且令带罪图功。仍著暂署鄂督，以观后效。其计亦巧矣！厥后武昌竟不能复。又惧为革命军所擒，由汉口而遁于九江，由九江而遁至上海。政府闻之，虽着张人骏派员收取印信，并欲拿解至京，以置之重典，而瑞澂已逃往日本矣。满大臣不忠于国，末有如瑞澂之甚者也。

○寇连材

寇连材，直隶昌平州人也。年十五以奄入宫，事西后，为梳头房太监，甚见亲爱。举凡西太后室内会计，皆使掌之。少

长，见西太后所行者，多淫纵事。屡次几谏。西太后以其少而贱，不以为意，惟呵斥之而已，亦不加罪。已而为奏事处太监。一年余，复为西太后会计房太监。乙未十月，西太后杖瑾、珍二妃，蓄志废立，日逼德宗为樗蒲戏。又给鸦片烟具，劝德宗吸之。而别令太监李莲英，及内务府人员，在处廷肆其谣言，称德宗之失德，以为废立地步。又将大兴土木，修圆明园以纵娱乐。连材大忧之。日夕眉皱，如醉如痴。诸内侍以为病狂。丙申二月初十日晨起，西太后方垂帐卧，连材则流涕长跪榻前，西太后揭帐叱问何故，连材哭曰：“国危至此，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，独不自为计乎？何忍更纵游乐，生内变也！”西太后以为狂，叱之去。连材乃请假五日，归诀其父母兄弟，出其所记宫中事一册，授之弟。还宫，则分所蓄与小珰。至十五日乃上一折，凡十条：一、请太后勿揽政权，归政皇上；二、请勿修圆明园，以幽皇上；其余数条，言者不甚了了。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。最奇者，末一条，言皇上今尚无子嗣，请择天下之贤者，立为皇太子，效尧舜之事。其言虽不经，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，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。书既上，西太后震怒，召而责之曰：“汝之折，汝所自为乎？抑受人指使乎？”连材曰：“奴才所自为也。”西太后背命诵其词一遍，无甚舛。西太后曰：“本朝成例：内侍有言事者斩，汝知之乎？”连材曰：“知之。奴才若惧死，则不上折也。”于是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。十七日移交刑部，命处斩。越日，遂有驱逐文廷式出都之事。连材不甚识字，所上折中之字体，多错误讹夺云。同时有王四者，亦西太后梳头房太监，以附德宗发往军台。又有闻古廷者，德宗之内侍，本为贡士，雅好文学，甚忠于德宗，为西太后所忌，发往宁古塔，旋杀之。丙申二月，御史杨崇伊劾文廷式疏中，谓廷式私通内侍，联为兄弟，即此

人也。崇伊盖误以闻为文云。

○安得海

安得海，直隶南皮人，以柔媚得西太后欢，语无不纳。厥后遂干预政事，纳贿招权，肆无忌惮。穆宗年渐长，知其所为，多暧昧事，乃告东朝。东朝性忠厚，密令缓发。穆宗独不愿，故安得海乐极生悲，而有在济南伏法之事。先是，西太后将命安得海出都，问之穆宗，穆宗阳为赞成，阴以白东朝，谓安得海必出都门，出都门一步，即可斩。特谁肯下此辣手者。东朝以穆宗欲急诛，不忍拂其意。且长此秽乱宫中，任西太后为唐武曌第二，他日九泉之下，亦无颜以对文宗，乃答穆宗曰：“汝欲求有肝胆之人，惟山东巡抚丁葆楨尚可恃。”穆宗闻而大喜，急求东朝密告丁葆楨，俟机诛安得海。

丁葆楨既闻密旨，即密属德州知州赵新曰：“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，如见有不法事，可一面擒捕，一面禀闻。”赵新，能吏者，更事既多，计较利害亦颇熟。及安得海过境时，欲勿禀，则惧为丁公所怒。欲显禀，则恐不能去之，反撻其祸。因与幕客商，用夹单密禀。意谓丁葆楨如不参奏，则夹单非例行公事可比，既不存卷，安得海继不之知。若竟参奏，则为祸为福，丁葆楨自当之，与地方官无与焉。及丁葆楨疏既上，西太后知之，大惶骇。顾事既如此，乃忍痛与东朝同召恭邸及军机内务府大臣议之。皆力请就地正法，以符祖制。然犹留中两日未下。醇王复争之，始有谕云：“丁葆楨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，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；有安姓太监，坐太平船两只，声势烜赫，自称奉旨差遣，织办龙衣。船旁有龙凤旗帜，带男女

多人，并有女乐，品竹调丝，观者如堵。又称本月二十一日，该太监生辰，中设龙衣，男女罗拜。该州正访拿问，船已扬帆南下。该抚已饬东昌、济宁各州、府、县跟踪追捕等语。览奉曷胜诧异！该太监私自擅出，并有种种不法情事，若不从严惩办，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！着山东、江苏、直隶各督抚迅派干员，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，严密查拿，令随从人等，指证确实，毋庸审讯，即行就地正法，不准任其狡饰。倘有疏纵，惟该督抚是问。随从人等，有迹从匪类者，并着严拿分别惩办。钦此。”于是丁葆楨即诛安得海于济南。籍其輜重，得骏马三十余匹，良者日行六百里。黄金一千一百五十两。元宝七十枚。巨珠五颗。真珠鼻烟壶一枚。翡翠碧霞朝珠各一挂。碧霞玺数十枚，重者至七两。其他珍宝称是。皆输内务府。时同治八年七月中也。

历城县令，于安得海伏法后，为购地葬之，营一小坟。越数年，历城乡人有病者，忽为鬼所附。聆其口音，则京腔也。众怪病者素不习此。环集问之。鬼自言：“姓安，在内廷供职多年，有要差赴广东，留滞于此。寓屋数间，久不修理，天雨下漏，令人难住。烦诸尹为我稍加补葺。”众问：“到此后，曾回京否？”答曰：“吾曾回京两次。宫中景象，不异曩时。守宫之金甲神，因昔时曾见吾面，不吾御也。惟黄河难渡，往返不易，故仅行两次耳。”众往视其坟，果有两洞。为拾泥土补之。明日，鬼复来附病者谢曰：“烦诸君厚意，为我葺屋，可弗漏矣。”拱手而别。

○李莲英

皮硝李者，孝钦后之梳头房太监也。名莲英，直隶河间府人。本一亡赖子，幼失怙恃，落拓不羁。曾以私贩硝磺入县狱。后脱羁绊，改业补皮鞋。此“皮硝李”三字之徽号所由来也。河间本太监出产地，同乡沈兰玉向与有故，先为内监，见而怜之。莲英遂恳其引进。适孝钦后闻京市盛行一新式髻，饬梳头房太监仿之，屡易人，不称旨。兰玉偶在闾閻房言及。闾閻房者，内监之公共休憩所，莲英尝至此访兰玉者也。既聆孝钦后欲梳新髻事，遂出外周览于妓寮中，刻意揣摩。数日，技成，洵兰玉为之介绍，兰玉竟荐之，而莲英遂从此得幸矣。迨东宫既殂，益无忌惮，由梳头房晋为总管，权倾朝右，营私纳贿，无恶不作。奔走其门而得显位，如张荫桓、陈璧辈，其彰彰者也。当时慈眷之隆，至与孝钦后并坐听戏。内廷御膳，所遗各馔，例与内监膳用。孝钦后遇有莲英所嗜之品，多节食以遗之，或先命小珰撤去，留俟莲英食之。其四十寿辰，御赐珍品、蟒缎、福寿等字，同于大员。内自军机，外自督抚，无不有庆祝之礼。赃私之积，以千万计。孝钦后殂后，摄政王载沣，亦涎其蓄，而思所以攫之，不意又为隆裕后所庇，卒不能遂。迨其病卒，饰终之典，等于元勋。罪浮于安得海，而结果大异，亦有幸有不幸尔。

○张元福

张元福者，满清宫中发生最后之阉宦也，俗呼为“小德张”。得安、李衣钵，而势力之扩张，较之安、李尤过数倍。方两宫殂谢后，国服未除，已在宫内排演戏剧。他人所不敢为者，而元福傲然为之。无他，为隆裕后所嬖故也。

兴修延熙宫西式铁楼，虽隆裕后有懿旨宣布于外，而实出于元福一人之主谋。盖国服期内，大工不兴，则内帑不动。虽欲肆其侵蚀手段，而苦于无隙可乘。乃以兴修延熙宫之役，运动隆裕后。迨隆裕后一首肯，则元福之目的达矣。工无竣期，款无定额，宫廷任其拆毁，帑项恣其浪用。久之而孝钦显皇后之积储金，不翼而飞入于私囊内。

不见夫安定门，极乐寺胡同内，美轮美奂之楼房百余间乎？屋主为谁？则张元福也。陈其内者，有楠木桌案，楠木雕花落地罩及装饰等物，并有两殿卷之客厅。电灯满院，照耀通宵。又取南海銮仪殿所有之电机锅，移设于其宅之花园内。又于宅内设德律风通至宫中，余如几案所陈之内廷器皿，及园中之太湖石，鱼池华厅。六方凉亭，皆自建福宫移置于此者。其果为隆裕后所赏给耶？抑乘其不知而盗取之耶？

阍宦而娶妻纳妾，自古罕闻。惟张元福则居然享此艳福。王子元、李乐亭、金云卿皆元福之狐群狗党也。恒往津门，以多金买良家幼女，而为红拂之赠。或谓元福为秦宫中嫪毐之第二，可无疑矣。且元福时出至荷包胡同，购秘戏图，为众目共睹。意者其授诸妻妾乎？抑将备独居寡偶者，临摹之助乎？民之多言，伊可畏焉。

元福既肆无忌惮，胡随口称奉懿旨，以为压制之常山宝符。虽对于摄政王亦有之，况其他乎？以故宫中人无敢与抗颜行者。又行二总管姚珣与之倡和，其气焰能使犹子入宫廷而旁人莫敢发。纳贿七千金而慎刑司不敢深究。永德厂工之私窃禁物，擅伐御花园神木多株，而守园吏不敢问。其大违列圣宫禁，幸而溥仪尚在幼冲，载灃不为所惑，即隆裕后亦无垂帘听政之事，否则不堪设想矣。